

滾滾紅塵系列

檢到李奧納多

台灣

凌 尘

第一章

“No……”

一声尖锐的叫声平空刊过，突兀地足以让人停下迈进的步伐，欲前去一探究竟。

然而，在这儿，人享急促的步履并未因这求救似的呼叫声而停止，他们置若罔闻地快步行过，不带一丝犹疑。

原因无他，这种事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没错，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儿是纽约。

欢迎您的光临，保证眯时肚地都有片奇的冒险在展开。

“李奥，这一次就正式开拍呀！没问题吧？”

捡到李奥第多

导演杰佛瑞伸手拂去不市扛落在身上的白雪，企图抓紧每一分每一秒，不为其他，只求能尽快将这个场景拍妥。

老实说，这部分的戏拖得太久了。

“你不觉得风雪太大了吗？这样子拍出来的效果不好吧？”克制住想要拨开堆积在肩上发上及脸上的雪花，李奥纳多狄百卡特强迫自己敬业地像根冰棒直挺挺的站立不动……伍管他已经快撑不住了！

“这……好吧！”杰佛瑞终于接受现实。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回过头向身后一张张频露出期待的脸，他的工作伙伴们，发布早就应该执行的命令，“收工！”

李奥纳多狄百卡特赞赏地在杰佛瑞的肩胛上敲了一记，“这才像个人麻！几百年前就应该这么做了。”

“是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哀在想什么！”杰佛瑞斜睨了李奥一眼，一走近走一近嘀嘀咕咕，“，上帝是不是真的要亡我呵？这部戏从开拍到现在，没有一刻是顺利的……敲定的女主角轧戏出了问题场务组频频出错取景也取的不顺利……唯一照计划进行的就只有你……李奥，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捡到李奥第多

杰佛瑞越想越不平衡，越说越激动，到最后，几乎是歇斯底里地紧抓住李奥的衣领怒吼。

“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李奥翻翻白眼，拍拍杰佛瑞的肩，借口安抚他几近失控的情绪……天知道，他才是最可怜的那一个。”

上帝！他到底是哪冤枉你看不顺眼了？

按照原定计划准时前来拍这部戏是他的错吗？自己为什么得忍受在几乎要冻死人和埋死人的凛冽风雪中工作？还要再加上三不五时充当杰佛瑞哭诉的垃圾桶！

老实说，最近他一直有个疯狂的念头，如果他不顾巨星形象地放声哭出来，上帝会不会因此而可怜他，免了他的罪？

大概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能确定答案就是这一个！

“李奥，你要去哪儿？”终于将自己从自怜中释放出来的杰佛瑞出声询问正准备打球去的李奥。

“没什么特别的计划……先回去洗个热水澡吧！今天的天气真是冷死人了！”李奥拍拍肩膀，挥落一肩的雪。

捡到李奥第多

呜！好冷！等会见要记得先打个电话叫帕斯诺将热水准备好！

“今天晚上爱弼儿的 PARTY 宴会你去不去？”杰佛瑞对李奥逐渐远去的身影吼道。

李奥并没有回应，只是伸出右手朝身后挥了挥，头也不回地走了。

杰佛瑞为自己提出这可笑的问题感到好笑。

“嗯……”李奥在街头来回地走着。“该死！我究竟将车子停在哪儿了？”风雪这么大，跟前看得见的东西都埋在雪堆底下了，那么好眼力能找出自己五个小时前停的车。

“唉！”李奥长叹口气，这岂是一个“惨”字了得！

埋怨归埋怨，抖落一身的白雪，他仍旧得在一百辆“雪白”的车阵里找出属于自己的那一辆，并将它拖出来——如果它还发得动得话！

不让自己像个傻子似地在路旁不停地徘徊着，李奥的嘴里开始无意识地喃喃自语，“杰佛瑞，我恨你！让我在风雪中站这么久。如果我因此而身染重病，并因而香消玉殒、英年早逝英雄气短外加英雄无用武之地，那
拉到李奥纳多

我决定恨你一生一世，再化作绝色美女，勾引你强暴你，将你啃得不剩半根骨头！”

李奥像背台词一样，说得自然又流畅。脸部的表情动作还十分生动活泼。没办法，这个就叫做“职业病？”

！演了四、五年的戏可不是白搭的，家哀了七、八座的奖项也不是自己拿腰包去买来爽的！要说他这几年最不能忍受自己的一点，就是随时随地都太完美了！唉，自己这么完美，实在让他有点儿受不了！

“到底是哪一辆呵？”他已经快没耐性了。“……干脆叫帕斯诺来载我算了。”李奥嘀咕着，强迫自己压下心中的罪恶感。

“奇怪了！管家是我花钱请的，叫他做事是应该的，有哪门子的罪恶感喷！”李奥一再地对自己做心理建设。好半晌后，终于下定决心似地低头寻找行动电话……嘴里还喃喃地念着，“别怕、别怕。”

一阵摸索之后，李奥爆出一记诅咒，“该死！”行动电话不知被他丢到哪儿去了！这下可好了，大雪天的，他要上哪儿去找公共电话？

捡到李奥纳多

芝在地上跺脚，芝流鼻涕、流眼泪应该是最直究蜘蛛行为……不、不、不，太可耻了，不是一个国际巨星应有的行为，而且他也做不出来“太低级了，评他的格调不太搭当。

范泛地转过身，伸出手优雅地揆拂去身上的积雪应该是最有格的作法，而他也这么做了。专注地寻找电话之际，眼角的余光瞥见不远处一堆纸箱中似乎有东西。

在动着……小猫？还是小狗？

“过去看看吧！”李奥小心地移近。

别误会，他才不是因为同情心才这么做的。自己是如此地完美，身上当然找不到有“同情心”这个缺点的存在！他之所以会想来看看，是因为……天气太冷了，找个小暖也不错？

没错，就是这样！

“你是小猫还是小狗？叫一声来听吧？”

“夸……”

“呜？”奇怪了，有哪种动物是这种叫声的？他怎么从来没听过？李奥连忙跑上前一看……

天呐“他到底捡到了什么。

捡到李奥第多

“叮当……叮当……”一阵急促如催魂般的门铃声
牢彻云霄。

好半晌，雕饰华鹿的大门才缓缓地打开。门后站着一位穿着正式、像随时可以准备上镜头大谈美国未来发展的男子。年约五十岁，蓄着两撇胡子，像极了波百茶的注册商标，只差没拿根钓竿。

“您回来了。”

“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开门？如果是访客的话，不让他久等了吗？”李奥不地站在门前瞪着管家。

“这您倒不用担心。基本上，除了您之外，没有人会这么死命地按铃，像快气了似的，所以我当然分的出来。”管家帕斯诺扬起眉，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你……”

帕斯诺打市李奥的话，“我猜猜，您今天又带什么回来了？”瞥了眼李奥手中抱着、用大衣复住的“东西”，他认命地叹口气，“我还在想，今天风雪大，路近一定有很多野狗野猫。依照往例，你一定尽可能地把它们全部搬回家，带几只算几只，今天您又带回什么了？大狼狗？还是一只袋鼠？”

捡到李奥第多

他技起眉头，看着李奥里的庞然大物。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待会儿要做的工作……帮它洗澡泡牛奶给它喝为它清理排世物……

可恶！他要换工作……不，这里工作既轻松，薪资又多，他只要求换主人就好了！

“废话真多！”李奥不耐烦地用肩膀顶开堵在门口的帕斯诺，大步地追进屋里去。

来到客店，李奥小心翼翼地将怀里的“东西”放在沙发上，动作异常地轻柔。

“哦……”身后跟进的帕斯诺惋惜地叹息。他可爱，“清”纯的沙发，不久前，他才削用吸尘器清理过……可恶！

“小声一点儿！你会吵醒她的。”

“吵醒一只袋鼠？谁在乎？”帕斯诺闷哼一声，全心地哀悼他可爱的沙发……“她！”李奥削刚说什么？他没听错？

“叫你小碎一点儿，你怎么搞不懂！”李奥一面为躺在沙发上的女孩重新盖上外套，一面回过头向帕斯诺皱眉。

捡到李奥第多

“主人，你……你把她打昏，带回来？”帕斯诺无法置信地盯着沙发上的女孩瞧。“好过分！退将她的衣服撕破了……你这样是不对的，是犯罪呵！走！我带你去苦察局，然后为你作证，说你是自首的，求他们为你减刑！”帕斯诺慌了手脚，一把拖起李奥就要往外走。

“你有病啊？”李奥挣开帕斯诺的手，“我刚才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了她，看她昏迷不醒才将她抱回来的……你以为是我做的？我是这种人吗？”管家无意中透出O对他的不信任，几乎令李奥尖叫。

“你误会了，我才没这个意思呢！”帕斯诺嗫嚅地辩驳，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可能。

“帮我放热水，我想洗个澡。”李奥强迫自己顺过气，尽量别和他计较。气坏了身軀对自己没好处，而且健保局好像没有针对这一项给予给付，所以……这是算了！

“跟她一起洗澡。”

“我自己洗！”李奥被气得有点儿发抖。他快控制不住了！

“凶什么凶！”帕斯诺委屈极了。“……对了，您

捡到李奥第多

要怎么处理她呢？”

“等她醒了，看她想要什么东西，给她，然后叫她走！”李奥头也不回地走开。

“这么无情……装什么酷！明明是这么柔软这么善良，却硬要将它隐藏起来……”帕斯诺拿来一件毛毯，仔仔细细地为她盖上。

“是亚洲人吧。”帕斯诺细细地打量陷入昏睡中的女孩黑色披肩的长发，像可片扇子一般的睫毛和比西方人小的骨架……

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唔她捧起发胀的头，想从沙发上坐起身来。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帕斯诺放下手中的鸡毛被子，快步地朝她走近。

“你是……干什么？”

帕斯诺妞起眉，“你会说英文吗？”

“是的，我会……”她垃圾手揉捏着自己发疼的额际。天，好痛哦！她是不是被人狠狠地敲了一顿！

“别坐起来，也许躺着会比较舒服。”帕斯诺轻推着她躺下。

捡到李奥第多

“这儿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你又是谁？”

轻轻地将滑落的毛毯重新为她盖上，帕斯诺才微笑地回答。“这里是李奥纳多狄百卡特的住宅，我叫帕斯诺，是这儿的管家。”

“你好……”见他似乎没有再讲下去的欲望，她只好这么接口。

“然后呢？”帕斯诺等了一分钟，忍不住开口催促。

“什么？”她被问得不明所以。然后什么？是因为她的头痛得要命，导致表达功能有问题，还是帕斯诺自己有问题？

帕斯诺容忍地笑一笑，“小姐，你应该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是呵，我正洗耳恭听呢！”

又过了四分钟，帕斯诺的耐心仍杳没得到任何回应。

“小姐，你不准备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怎么会这样呢？他自认自己长得慈眉善目，没一点儿坏人的凶恶

捡到李奥纳多

模样呵！

“我的名字……？”她的眼底开始泛起一阵慌，不安逐渐笼罩住她。“我的名。

“小姐，你近好吧？你怎么了？”帕斯诺看出她的恐，连忙出声安抚。

“先生，求求你告诉我，我的名字！你认识我的，对不对！是你带我来这儿的吗？……你应该知道我的名字，对不对？”她像溺水的人急需一根漂近自己的浮木，眼底不自觉地流露出企求，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你的名字？”帕斯诺好不惊讶。如果他没记错的话，不久前自己才问过这个问题。

“对，我的名字。求求你告诉我！”她抹去颊上的泪痕，期待地望着他。

“这……”

这可真是个大问题不是吗？

“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整晚打行动电话将我急速回来？就她这一件小事？”

李奥坐在沙发上，他家的沙发上，茭手克制地交织在一起，压下逐渐飞扬的怒气，用石死人的温和语气询问到李奥纳多

问。

“你说错了，这才不是小事！这是一件很严重的大事！小女孩，你说对不对？”帕斯诺不服地抗辩着。像父亲一般地坐在女孩的身旁，有手保护似地环住她细削的肩膀，左手则安抚地轻拍她发抖的手。

“是吗？”李奥不以为然地冷哼一声。天晓得这女孩有什么企口？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是他这种国际巨星。

“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说出这么冷酷的话来！你正在伤害一个害怕恐的小女孩，你知道吗？”帕斯诺气得浑身发颤。

李奥忍不住惊讶地扬起眉，直盯着激愤的管家瞧。自己几时见他如此地激动过？居然还是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对不起，我是不是造成你们的麻烦了？我……”女孩惊惶地感受到周围迥异的氟氛流动着，怯生生地开口。

“没这回事！别担心，你并没有做错什么，错的人是他才对。”帕斯诺手指向李奥。

捡到李奥纳多

“我的错!”有没有搞错啊?

“其实,你们只要告诉我,我的名字叫什么?家住哪里这样我就可以辩开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真的!”她转着动的大眼,真实地向他们保证。

“她说什么?”李奥一时间太过惊讶,来不及将困惑的表情收起来。

“不要怀疑,就是你听到的,没有错!”帕斯诺苦笑地给予李奥肯定的答案。

“你是说,她失去记忆了?”李奥的音到最后竟然足足高了八度半。

“小声点儿,你划到她了。”

“我吓到她”拜托!到底是谁吓到让?

“别害怕,”帕斯诺再次安抚地拍拍她。“他因为被人从宴会中强行回家,打扰了他和爱弼儿今晚的“爱的约会”,心情很差,所以脾气很不好,讲话大声了一点儿。他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一定是欲求不满的关系!”

说到这话,李奥几乎想拨光帕斯诺的头爰并大声尖叫来宣泄他的愤怒。“别跟我玩花样了!把你的电话住
捡到李奥第多

址，还有雇用你的报社名字给我！现在立刻马上！”他凑近她的脸，恶狠狠地说着。

“你说什么？我不……”她怯生生地缩进帕斯诺中。

“别告诉我你不懂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最痛别人说谎石我，你该死的用错了方法！”李奥停下来喘口气，“现在，告诉我电话，然后你可以滚出去了！”

爱弼儿说的对，什么侧隐之心！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狗屎！

“李奥，你……”

“你别开口！我现在只想她说话！”李奥巨掌一伸，挡住帕斯诺所有的辩驳。“开口说道。”

“我……我才没有说谎！你说的什么报社……我根本不认识！至于我家的电话和住址，我比你更想知道！我……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她的眼泪登时扑簌地落下来，像一串松脱的珍珠项炼。

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李奥。从这一刻起，她深刻地刻印在他脑海中，教他想忘也忘不掉。

“别哭了别哭了！”帕斯诺狠瞪着启事者，语气却

捡到李奥第多

又极尽温柔地安慰着哭泣的女孩。

“我。我想哭。我好怕其中的恐惧。”她泣不成声，拼命想拭去眼泪，却怎么也拭不去心。

过了好半晌，仿佛再也承载不了女孩不会滑落的泪水，及他心中对自己的苛责，李奥深叹口气，语气中有着不肯认错的屈服。

“算了！在你失去记忆的这段期间，就暂时住在我家吧！帕斯诺，准备一间房间给她。”

“你的房间？”

“她自己的房间！”怎么回事？今晚怎么尽发生一些专门考验他的耐心的事？

“我这就去准备。”帕斯诺偷地站起身，临去前退温柔地拍拍女孩的肩膀，这才微笑地离开。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她羞愧地低下头道歉，脸颊上犹挂着泪滴，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一时间，炫了李奥的只眼。

傻瓜！什么样的美女他没见过没道理被这来路不明丧失记忆又衣衫褴褛的女孩迷惑住！他是怎么了？

“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李奥再试探。“不

捡到李奥纳多